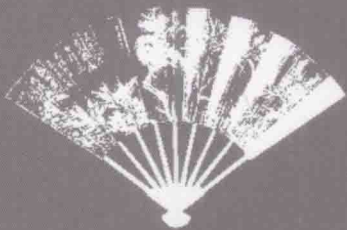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好青年

李涵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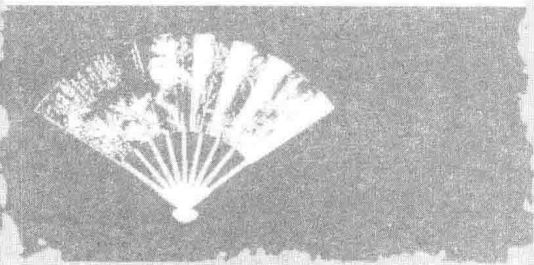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好青年

李涵秋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青年 / 李涵秋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ISBN 978 - 7 - 5034 - 7039 - 4

I. ①好… II. ①李…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3857 号

点 校: 袁 元

选题策划: 马合省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2.25 字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 | | |
|-----|----------------------------|-----|
| 第一回 | 山色湖光病中佳丽 箫心剑胆酒底疏狂 | 1 |
| 第二回 | 闹学堂校长敛财 走荒郊儿童畏祸 | 12 |
| 第三回 | 单相思小环盘鬼话 害假病医士用人参 | 23 |
| 第四回 | 雌阿母变成雄阿母 旧学生欺凌新学生 | 31 |
| 第五回 | 睹芳姿蛾眉见嫉 施诡计蛾影工谗 | 47 |
| 第六回 | 鸳鸯同梦误入桃源 鸂鶒双飞惊闻梅讯 | 58 |
| 第七回 | 奋义侠双稚赶逃人 晤良朋一言释前隙 | 69 |
| 第八回 | 斯文骨肉寒夜托孤 尚武精神春郊放辔 | 87 |
| 第九回 | 演飞机捐赈助侠女 闯棋局下榻款英雄 | 102 |
| 第十回 | 官场戏场小儿顾问 买票投票会长滑稽 | 117 |

| | | |
|------|----------------------------|-----|
| 第十一回 | 悲落魄校长拉车 昧良心花娘争产 | 131 |
| 第十二回 | 摔水盂憨小姐生嗔 编花篮胖姑娘坐井 | 152 |
| 第十三回 | 杭沪火车客惊一瞥 广寒月殿人不双圆 | 166 |
| 第十四回 | 偶展雄威阿蓝脱险 别开生面告白求婚 | 183 |
| 第十五回 | 急奔驰不愧多情友 假名义权作未婚妻 | 204 |
| 第十六回 | 老夫耄矣互誉佳儿 公子归来空思艳侣 | 226 |
| 第十七回 | 演影戏童稚闹离婚 辟利源女儿谋独立 | 256 |
| 第十八回 | 发虎威逼走娇娃 结鸳盟欣逢女友 | 277 |
| 第十九回 | 谈往事欢腾歇浦潮 励贞操春剪吴淞水 | 290 |
| 第二十回 | 一封书殷勤托老友 五色石缺陷补情天 | 319 |

第一回

山色湖光病中佳丽

箫心剑胆酒底疏狂

这一天刚是中秋佳节，天气高爽，半空中一点云彩都没有。傍晚时候，随风飘了几点凉雨，雨过了后，暮烟四起，秋暑都收。那一片西子湖光青葱葱地扑人眉宇，湖里还留着几柄残荷，随着两岸的杨柳梧桐，萧萧飒飒，摇得不住价响。东山一轮圆月，已从峰缺里推将出来，越显得皓魄晶莹，洁然无滓。其时那一座杭州城好像浸在水晶宫里一般，爆竹沸天，笙歌匝地。家家都在空庭上设起几案，供着瓜儿果儿，塔儿兔儿，大有鼓舞升平的景象。你道为何呢？原来北京新近闹的复辟不到半月光景，遂销声匿迹，重睹共和。各人心眼里都以为干戈宁息，中华民国永远不至再发生变故，所以度这一次的中秋，比较往年尤觉得兴高采烈。

当时湖旁边有一处村落，黄土围墙，白茅盖屋，住在那一搭儿的虽非世外桃源，然却与人无患，与世无争，凿井耕田，却也有一种天然野趣。城中虽然那样热闹，至于这村里的居人倒有一大半高枕无忧，深入黑甜乡里去了。就中单有一家从篱笆眼里尚露着星星灯火，大约也因为供那凉月儿，一张白木桌上还堆着好些纸灰烛泪，旁边站着个中年妇人，在那里掬掇收拾。月光刚射在他脸上，年事约莫不过五十多岁，然而鸡皮鹤发，已显出下半世的状态，借此便可以表示他平时清苦。不多一刻，手里搁下那块抹布，痴痴地站在天井中间，抑着肚子看天，又叹了好几口气，一件薄薄的布衫已被露水湿透了大半。院中一棵极高的槐树上面睡着好多只环头缩颈的老鸦，瞧见月地上的人影子，早拍拍惊起，一直向对湖飞去。

便在这个当儿，从左首一个小房间里送出一阵纺车儿的声音，那妇人仿佛诧异似的，随即三脚两步跨得进房，哽咽着说道：“阿鹃你也该休息休息吧，你的身体至今还不曾复原，劳了神了又该咳嗽了。这两个孽障怎样叮嘱着他们须得早些回来，此时差不多离二更不远了，欠了觉，明天如何赶得及到学校里去上课？”那女郎一面摇着纺车，一面

笑说道：“娘休得为我操心，便是早上了床，一般翻来覆去睡不沉重，比清醒白醒的还觉得难受，倒不如借此消消遣儿，倒反适意些。”说了这两句话，真个低头呛咳起来，一时面红气喘，蓬蓬发髻散乱下来，一直披到额角旁边。妇人急道：“我的话如何？”说着便伸手替他敲打肩背，又在茶桶里倒了半杯酃茶，女郎就口喝了，掠了掠发髻，笑道：“这不要紧，弟弟们也该回来了。榴儿不大解事，桩儿他是知道好歹的，道不得个不怕娘悬心。暑假后借的瞿伯伯那里的学费，人家虽不急着想还，我们却不可不早预备。节前绣的那两幅五彩花鸟，侥幸能够售脱，再加上这几斤线纱，约莫也够偿还瞿伯伯了。”妇人又叹道：“想起你父亲在日，我们过的是什么境况？提起万树堂的大名，莫说这豆瓣大的杭州，便是通中国地方，也没有一个不知道的。报纸上的著述只要有一篇出来，便被人家抢着印刷去了。近年来虽然充当小学教员，进项不多，然而遇见那些贫寒子弟，他一般替人家担任学费。不料一经逝世，可怜我家万椿万榴就没有人看顾他们了。春间上海爱群女校聘你前去就职，你又不肯。”阿鹃笑道：“女儿去了，谁来侍奉母亲，携带兄弟呢？万一有这造化，等待兄弟们各自成立，那时女儿再替社会上服务，也不为迟。”

母女两人刚坐在房里闲话，忽地听见院子里一阵脚步响，妇人忙道：“桩儿他们回来了。”又扬着喉咙喊了一句说：“因为等待你们，大门是虚虚掩着的。你们进来可将门闩好了吧。”便有一个孩子答应道：“已经闩好了，娘同姐姐还不曾睡觉吗？”说话时候，房间里已站着两个孩子，一个十四五岁，刷着博士头儿，眉清目秀，长脸蛋子，一只手拿着七寸来长的小纸匣。那一个却是肥头胖脸，年纪只有十岁开外，笑嘻嘻地兜了一衣兜的莲蓬苹果，还不住地捞着往嘴里送。那妇人欠了欠身子，用手在那大孩子身上摸了摸，埋怨着说道：“出去逛逛也要有点分寸，你瞧这薄薄衣服，最容易着凉，万一城门关闭起来，不放你们出城，怕你们不活活挨一夜的冻。”桩儿急道：“娘不信问弟弟，我们早就出了城。刚刚走到段家桥，忽听见后边哗哒哗哒的马蹄声音，我同弟弟便躲在桥栏旁边，想让他们过去，谁知一匹白马驮的不是别人，正是郑家哥哥。他一眼看见我们，欢喜得了不得，吩咐跟他的人硬将我们扯入他住的那洋房里，问我们可吃酒。我摇摇头儿说不会吃，他就捧出许多果子给弟弟，又问母亲近来身体可好……”桩儿说到这里，又将一双小眼睛抬起来向他姐姐瞟了一瞟，笑道：“他固然是不放心娘，好像对着姐姐的病尤其关切得紧。絮絮叨叨地问个不了，又叫我

劝姐姐凡事须得静养着，不要劳心。秋凉下来，还该到医院里去多住几时，将病根子除掉了，方才不至生别的枝节。”说着，又将手里那小纸匣儿向桌上一搁，说道：“喏喏，这是两瓶兜安氏的保肺药水，他嘱托我拿给姐姐。他说这药水确有效验，只是间断不得，间断就不好了。等姐姐吃完，他再买几瓶着人送过来哩。”桩儿说话时候，悄悄偷眼瞧他姐姐的神气，只见姐姐低着粉颈，并不开口，微微地咳嗽了两声，底下的话他便不肯再说了。转推了推榴儿，笑道：“你只顾吃果子，郑家哥哥不是有话叫你告诉姐姐的？你怎么忘记了？”榴儿仰头想了想，笑嘻嘻地说道：“他说新近买了一架极大的风琴，等姐姐去捺给他听呢。”桩儿接着笑道：“并不是这样讲，因为他那洋房四围都是树木，空气又好，又没多闲人，姐姐若是要消遣，他还有新置的批霞那，编好了几首曲儿，想姐姐前去指点指点。”阿鹃见他们小弟兄俩你一句我一句说得喃喃可听，不觉瓠犀微露，嫣然一笑，搭讪说道：“休得唠叨了，夜色沉沉的，亏你们倒不害怕，从老远地跑回家里。”桩儿笑道：“姐姐你不知道，郑家哥哥打发人送我们回来的。他怕娘要赏给他们酒钱，所以吩咐他们站在远远地望着我同榴儿进门，他们就回去了。”他母亲笑道：“好了好了，快滚进房去睡觉吧，明天早点起身，休得揉眼抹脖地喊都喊不醒。”桩儿弟兄听见这话，果然跑入对房，各人解脱衣服，上床去睡。他母亲刚待要走，一眼触着那药水瓶子，不觉自言自语地说道：“郑少爷原是你父亲最得意的学生，自幼儿同你坐在一处读书，人都称赞像一对玉娃娃似的。后来彼此都进了学校，他遇着没事的时候都还跑得来回你父亲讲讲学问，谈谈故事。一自你父亲死后，他看顾我们地方很是不少，总是你心高气傲，轻易不肯受他的恩惠。譬如桩儿他们的学费，宁可去同瞿伯伯通融，不愿意向他说我们的窘况。其实论他的门第，性情才调，哪一件不叫人羡慕？便是给我们做个女婿，也不辱没你父亲的名望，只不知你安着什么心？好像不愿意承认这事。”

阿鹃见他母亲这样絮聒，一共低着头不去理会。一直等他母亲走后，约莫已经入寝，自家懒懒地推开纺车，起身扶着桌沿痴痴立了一会，没精打采地将那小匣儿轻轻放入一张橱内，然后重行坐下来，将那纺车摇动。说也奇怪，一根棉纱扯在手里，扯不到二三尺长，兀自断了，断了又续，续了又断，闹了有一个更次，也不曾纺就一缕棉纱。顿时觉得浑身暴躁，仿佛汗浸浸的，用手摸着，又没有汗。心头小鹿便把不往突突地乱跳，耳朵里似乎还听见声息。随即移动脚步，虚飘飘地走近镜台旁边，从灯光里映出两颊飞红，烧得像胭脂一般。忙推开纱

窗，探身向外边望了望，只见天街如水，万籁无声。那月光已直射进来，照满了半间房屋。索性将灯吹灭，倚在窗口呼吸些新鲜空气，心中略觉宁帖了好些。不到一刻钟的功夫，蓦听见西北角上起了一阵凉风，穿花拂竹，一直吹至檐口，那铁马便叮叮当地响个不停。一个寒噤，彻骨生凉，止不住牙齿索索抖起来，赶紧退了几步，和衣向床上一躺，要睡再睡不着。一霎时邻鸡已唱，眼睁睁地望着窗棂发白，知道天已快亮了，一骨碌跳下了床。摸着火柴，先走至厨下，烧了一锅热水，等候两个兄弟起来盥洗，又细细地替他们刷了头发，昨天留下的月饼，取来当做点心，然后弟兄俩方才携了书包，径自向城外那个丙等小学校上课去了。

再说桩儿弟兄昨夜提的那郑家哥哥这人毕竟是谁呢？原来这少年是本城一个世家子，他今年刚得十九岁，已经在中学校里毕业，名字叫做芳瑜。祖父做过湖南藩司，身后遗的财产着实不少。到了他父亲郑同，在前清时候翰林散馆，历任过好几处知县。政变以后，凭借着亲友的势力，现在总统府里充当秘书。娶的夫人赵氏是赵旅长星台的胞妹，夫妻素来不大和谐，自家只携了一个爱妾向北京去就职，家眷依旧住在杭州，同妻舅赵家离得不远。芳瑜年轻，不知道经理家务，家中却有一个总管姓冯名道成，是个不第秀才。当初曾同他父亲在私塾里读过书的，新学盛行，又没有馆可就，跑到北京去要求郑同替他设法。郑同因为一时没有安插他的地方，所以请他回来，替自家照料照料田地房屋。道成欣然允许，老实便将妻子儿女都接来在公馆里过活。平时对着芳瑜不无使出他做老伯的身份，芳瑜虽厌他顽固，然因为是父亲的朋友，却也不敢怠慢。时值长夏，他便借着避暑为名，住向城外一个别墅里，落得耳目清静。晚间回家度节，吃过饭便骑马出城，可巧遇见万氏兄弟，又听得他姐姐病体不曾痊愈，第二天很有些恹恹不乐，勉强躺在凉椅上，看了几页小说，又搁下了，抱着双膝，目不转睛地直向窗外一抹云树影里呆望。望了好半晌，蓦然触起一件心事，兀自跳起身子，走入侧首一个小房间里，靠近电话箱子，将电话摇得价响，说了声接惠普医院，随即对着电筒说道：“请伯乐尔先生谈话……可是密司特伯乐尔不是……敝友万文鹃服了先生的药，还没有大效，先生这时候如有闲暇，拟陪先生去看望看望，先生能允许吗……好极好极，弟立刻就来……”

郑芳瑜一面放下电筒，一面命小厮备马，又忙忙地披了长衫，戴了金丝眼镜。小厮们已将手杖同草帽递将过来，芳瑜刚待去接，不料那

电铃又叮铃地响，疑猜伯乐尔又有什么话来了，忙提起电筒侧耳细听，听一句答应一句，听完了将电筒使劲往下一搁，走过来直着脚对跳，转把那小厮吓得呆了，又不敢问，只得搭讪说道：“马已备好，请少爷就走。”芳瑜劈头向小厮脸上啐了一口，骂道：“走到哪里去呢？你不听见赵舅太太用电话来喊我，早也不来，迟也不来，偏生拣在这个当儿，可巧不巧？”小厮退了两步，咕着嘴说道：“少爷既然有要紧的事，不会回舅太太一句，停一会再去不迟。”芳瑜急道：“舅太太的脾气你不知道，火爆爆的烈性子，违拗他一点又该累我去挨骂。老实说我宁可遇见舅舅，不愿遇见这厉害舅母。如今且说不得，你去招呼郑福，他们随便打发一个人到医院里，向伯乐尔先生说一句，请他稍待一两点钟功夫，等我赶得出城，再会同他去瞧万小姐的病。”

芳瑜说毕，更不怠慢，立刻下了楼，飞身上马，加了一鞭，如飞的直向城里驰去，小厮随后也骑着马赶来。杭州街道本不甚宽阔，加着人烟稠密，往来人力车子又驰骤不绝，芳瑜心慌意乱，偏生道旁有个乡下人歇了一个担子，在那里卖藕。不防那马蹄子绊着担了绳儿，拖了就走，乡下人急得紧追紧赶，那马不知道什么东西同他闹把戏，越怕越跑得快，满街上的人都哗噪起来。芳瑜见闯下祸事，便尽平生气力才将缰绳紧紧扣定。乡下人拦着马头，哭嚷着要赔。芳瑜再望一望那街道上都是些又肥又白的嫩藕，倒有一大半被马蹄踏烂了，心下也就过意不去。却好那小厮的马已赶得近前，芳瑜命小厮掏出一块洋钱，赔偿那汉子的损失，方才重行上道。走不多远，对面又驰过一匹马来，那马上的人见是芳瑜，立刻跳下马说道：“郑少爷快到我们公馆去吧，太太着急了不得，又打发小厮来催少爷。”芳瑜也不暇同他打话，只点点头，将两胯一夹，那马穿了几条街道，已抵赵公馆门首。有家人们勒住嚼环，芳瑜下了马，将鞭子递在他们手里，大踏步一直走得进去。

穿过几重房屋，一眼瞧见内室那座天井里纵横跪着好几个婢女，有的露出膝盖，有的头上还顶着石头。烈日当空，晒得粉汗浸淫，泪痕满面。芳瑜知道他舅母又发起闹威来了，这些丫头便是他使气的凭据，只要生起气来，他们便无辜地挨打挨骂。自己也就怀着鬼胎，赑赓赑赓，侧着身子上了台阶，果然见他舅母林氏面孔气得铁青，旁边站着他舅舅一个侍妾卢氏，用手替他揉抹着胸脯。一见了芳瑜，圆着眼睛说道：“我猜到你也该来了，你且替我评一评理，你舅舅他是个当武官的，既然守卫地方，便不该在地方上娶妾。他公然不知死活，瞒得我实腾腾的，又买了一个花枝般的女孩子。瞧那孩子的年龄大约同你表

妹妹颀云仿佛，亏他一把兜腮胡子，还做这样丑事？我请你过来，也没有别的奉烦，你替我照这话写一封信去，问他一个白眉瞪睛，看他拿什么话回我？”说着便一迭连声命人去取笔砚。芳瑜怔了怔，款款地说道：“这话又是谁告诉舅母的？我瞧舅舅他不是不知道舅母厉害，如何在背地里干这不尴不尬的事体？”林氏急道：“我要人告诉我则甚？我冤枉他，我的梦断断不会冤枉他。适才我在榻上打了一个盹，分明梦见你那不孝的舅舅同那女孩子坐在一处，我一气便气醒了。所以一定要同他们拼命。”芳瑜不觉噗哧笑起来，连连摇手说道：“我当做什么事呢？原来是舅母做了一场大梦。”卢氏在旁也插嘴说道：“太太好好儿睡觉的，兀自从梦中大哭大闹起来，把我们魂都吓掉了。我刚自劝着太太，这都是太太平时心里悬挂这事，以至那梦婆婆便跑来同太太取笑。”林氏扭头冷笑道：“放屁，我的梦是再灵不过，不瞒你们说，当初我做女儿的时候，常常梦见嫁给一个带刀骑马的老爷，后来不是应验了？你舅舅可巧就做到旅长，我既相信那个梦，自然便相信这个梦。”

大家正说着话，外边已抬进两乘大轿，早有仆妇们吆喝着说：“大小姐同二小姐由学校回来了。”当时便走入两个女郎，一个浓眉大眼，面皮糙黑，同他母亲脸庞子仿佛，名字便叫做颀云，是太太林氏所生。那一个娇小玲珑，却是庶出，见了表兄芳瑜，都含笑行了礼。林氏此时看见了他的爱女，将适才的怒气已消去大半。芳瑜便趋势替那几个丫头讲情，林氏笑道：“这些死糊涂的奴才，他们不识眉眼高低，应该吃这苦头。既是外甥少爷替你们说了好话，还不过来谢谢少爷，老赖在那里想我赔你们奴才的礼不成？”那几个丫头得了这样口气，一个个挣起身子，上前打千谢了芳瑜，又谢了林氏太太。那个二小姐柔云望着芳瑜笑道：“哥哥自从搬向城外去避暑，倒有好些时不到我们这里来了。我在先托你代买的那《剑法指南》同《日本武士道》上下两集，不知道可买了不曾？”芳瑜笑道：“《剑法指南》我那里原有一部，因为今天来得匆遽，忘却带给妹妹。至于那一部武士道，妹妹通不晓得外间正忙着抵制外货，像妹妹这样文明的人，难道还拿中国的银钱去买这东西来看？”柔云正色说道：“哥哥这话又讲错了，抵制外货总该有个一定宗旨。譬如这东西是消耗品，我们自当不能使金钱外溢，若是有益的书籍，万一我们研究得纯熟，将来正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何能惜此区区小费，转因噎而废食？我还有个比喻，医士不善治病，这是医士的不好，不能因这医士连药都批驳起来，说是吃不得。那就错到底了。”芳瑜点头笑道：“妹妹说得极是，改一天我便买得送过来……”又

因为柔云提到医士两字，不觉触起约着伯乐尔的事，登时就想向他舅母告别，林氏将脸往下一沉，冷冷地说道：“好呀，轻易也不肯来，来了匆匆地要走。我们这里老虎多着呢，不要将你吞吃下去。我已经依你们说梦没有凭据，你舅舅的信暂且不烦你写了，小姐妹们一处讲讲话，不比你独坐那空屋子里快乐？来得去不得，我早吩咐厨房里备了酒席，今夜凉月依旧是滚圆的，我们来补一补中秋佳节。”芳瑜哪敢再行分辩，只得闷闷地坐着。

抬头一望，见柔云还站在那里，颀云已不知去向，勉强问道：“颀妹妹呢？”林氏笑道：“这孩子原是实心眼儿，他见你在座，想是不大好意思，避入他绣房里去了。”芳瑜听见这话，兀自吃了一惊，忙竖着耳朵往下静听，林氏又笑道：“前月里我不是带着他到你府上去贺你母亲的生日，其时我曾笑着同你说瑜儿同我家颀云倒是天生成的一对，将来就给你做个媳妇吧。你母亲也笑说很好，不防这痴孩子听入耳朵里，见了你自然有些羞怯怯的。像我们这官宦人家的小姐，原该这样庄重才好。我就看不下去那些外间文明男女，怎么人生面不熟的，会在背地里鬼鬼祟祟，瞒了父母，竟私自订起婚姻来了。世界上哪里有这样老脸的女孩子？”芳瑜一面听着，一面暗暗着急，登时脸上变了颜色，又怕他舅母瞧见，忙背转脸去同柔云讲话。柔云见他这仓皇样儿，忍不住噗哧一笑，两人假做去瞧桂花，走近天井里一个小花圃旁边，柔云低低笑道：“你听见了没有？这可是大喜的事呀。”芳瑜跺脚急道：“这话打哪里说起？令姐的面貌还在其次，单论他那不疯不癫的脾气，谁娶了他就是谁遭瘟。如何我的母亲一共也不曾向我提过这话？”柔云笑道：“这还不是他一厢情愿？你也不用因此急坏了身子。可想姑母不以这事为然，方才不肯向你提起。你由他们说着好玩罢了，认真起来反不方便。”芳瑜平素同他这位表妹倒还谈论得入港，此时听见他这番劝说，只得点头答应。一会功夫，又听见他舅母林氏喊着说道：“日头也快落了，你们通不知道到书房里将珠少爷接得回来散散心，打量我糊涂呢？我的心肝，就是你们的冤对，挨一刻儿不瞧见他的影子，你们心里不知怎生个快活？”卢氏忙向众仆妇丢了一个眼色，接连就跑出两个仆妇，飞也似的向书房里去接林氏幼子珠官。

原来林氏太太一生只养了两个儿女，女儿颀云适才已经表过，后来赵星台因为没有子息，背着林氏常常在外边寻芳猎艳。林氏想笼络丈夫的心，特地允许他娶了一个妾进门，便是柔云的生母卢氏了。这一年林氏忽然怀孕，生下来却是一个小官官，直喜得个赵星台将他这

位太太当做菩萨一般看待，说东就东，说西就西，一点不敢违拗。从此约法三章，再不许星台娶妾，所以适才在梦里犯了他的禁约，他也要去同星台严重取缔。至于讲到这个珠官，虽则养成七八岁，连自家的爹妈一共还认不清楚。第一件那一张小嘴与人不同，别人的嘴唇依规矩是上下两片，他却在上边分成两片，连底下嘴唇一并是两片，从鼻孔正中一直沟通到上腭，同月宫里捣药的兔子一般无二。皮肤黑得像漆，两搭眉毛倒垂下来，笑起来人还错认他是哭。林氏自然爱而不知其恶，每日将这珠官打扮得粉装玉裹，外面学校虽多，他却舍不得放他出门，便在家里请了一位教读先生，教珠官认字。芳瑜同这位先生也曾会过几次，这个当儿因为碍着林氏在座，既不便同柔云亲热，便借这名目向林氏请了示，说：“晚膳还有一会，甥儿且去同卜老夫子闲谈闲谈。”林氏笑道：“这样也好，但是我们今晚吃酒，有你表妹妹们在座，你却不要将那个滑头带得进来。”芳瑜笑道：“这个甥儿理会得，断不敢像那样冒失。”说着便趁势跨出天井，从一角小门里穿入甬道，由甬道东首三间小花厅上行去。早见珠官迎面而来，一个仆妇扯着他一只小手，他便像醉汉似的垂着脑袋，弯着脊背，脚不点地地向外飞跑。一把金锁链子拖在那青石板上，沙沙拉拉仿佛犯人脚镣一般的响。那仆妇瞧见芳瑜，忙将珠官扯了一把说：“你不叫唤哥哥？”珠官立定仔细将芳瑜望了望，早哇的哭起来，将一件秋罗夹衫被眼泪鼻涕染成一大片。那一个仆妇便向那说话的仆妇埋怨，一面又哄骗珠官，叫他不要认生，这是郑家大哥哥，常常来惯的，怎么怕起他来了？那个说话的仆妇也吓得面目失色，一路搀扶着珠官进去。芳瑜不由叹了一口气，暗暗说道：“万榴比他大不了许多，何以他的见识便与这痴虫不同？也是我那舅舅在外充当军官，不知造下什么冤孽，因此生出这怪物。绫罗珠宝白白被他玷污。若是给万氏弟兄装饰起来，一定要加几倍的美秀呢。”

想到这里，却好已走近书房，蓦不防跳出一个麻脸少年来，年纪也不过三十左右，笑容可掬地嚷道：“奇呀，我刚在这里瞧小说子，忽地书本子上一道紫闪，耀得眼睛花碌碌的，我知道就有贵人下降。果不其然，外甥少大人真个来了，学生未曾远迎，伏乞恕罪则个……”说着，一个鞠躬将个头直垂到裤裆里，再也不肯抬起，一双手远远地放在脊梁背后。芳瑜十分好笑，用手在他头上敲了一下说：“老夫子休得取笑，我也因为多日不见，特地过来奉访。像你这样客气，我们倒不好畅谈了。”卜先生依旧不肯抬头，没口子喊着“不敢不敢”，芳瑜急道：“你这‘不敢’两字怎讲？”卜先生又道：“‘老夫子’尊称实在不敢。”芳瑜笑

道：“并非我要称你老夫子，实因你那大号。上次曾经告诉过我，我的记性坏，早又忘记了，不称你老夫子，叫我称你什么呢？”这时候卜先生方才将身子一挺，指着脸上说道：“人都称我卜麻子。少大人就叫我一声卜麻子好了。我配同少大人称名道姓呢？”芳瑜笑道：“话虽如此，但这麻子是你的缺陷，我们称呼你，你不该生气？”卜麻子哈哈大笑说道：“我这麻子与众不同，是世界上罕有之物，不瞒少大人说，少大人倘若抓一把黄豆来，一粒一粒嵌在我这麻子洞里，我不消抬头，能够叫这黄豆一粒不落。当日南洋劝业场赛会，蒙会长的赏鉴，赐我头等金牌。如今这金牌还悬挂在舍间神龛上面。承蒙少大人叫我一声麻子，不比得那金牌还荣耀得许多？”芳瑜笑道：“够了够了，你不用啰唆吧，我们且坐一坐，腿都站得酸了。”卜麻子凭空在头上凿了几个暴栗笑道：“人都鄙薄我卜麻子会谄媚贵人，这可不是老大冤枉。即以少大人而论，我若是有本领的也不该累少大人站这一会，罪过罪过。”说着便邀芳瑜坐在自己那座师位上面，芳瑜谦逊道：“师位如何敢占坐？还是随意坐的好。”卜麻子笑道：“不错不错，这师位是我们教书匠坐的，枉自亵渎了少大人。这一搭儿来，这一搭儿来……”一面说，一面早亲自端过一张大圈椅，高高地送在供圣人牌位的面前，死拉活扯请芳瑜坐得上去。芳瑜被他这一顿纠缠转弄得六神无主，觉得同这样俗骨也没有什么可以攀谈，当下便搭讪着问了问珠官的功课，谁知那个卜麻子登时滔滔汨汨将那珠官说成天上有地下无，如何聪明，如何秀丽，又说自己的教法怎样讲究，认一个字便得一个字的益处，讲一句书便得一句书的妙解。他说话的当儿，简直叫别人插不下嘴。芳瑜更耐烦不得，只好向他告辞，依旧转入内室。

其时内室里已经点了灯火，檐前一排八张纱灯都用碧纱蒙着，点起来绿沉沉的。因为天热，电灯一齐都熄灭了不用，却好云肚里又推出那轮皓月，微微的西北风从桂花里飘拂出来，使人已心爽神怡。仆妇们已将酒席预备齐整，林氏携了珠官坐在上首，芳瑜同柔云打横对坐，下边便是卢氏。侍婢们轮流斟酒，林氏几次命人去请颀云，颀云害羞，一定不肯入席。柔云只管望着芳瑜微笑。珠官见了席上果品，伸手不住去捞摸，林氏笑着一样一样地递过来给他。芳瑜凑趣，便将卜麻子夸赞他的话一一说给林氏听，林氏得意已极，扑着珠官脑袋笑道：“我这心肝肉……”一句话还不曾说完，只听见噗的一声，那珠官遗了一屁股稀屎。众多仆妇丫头一齐赶近来前收拾，有一个仆妇手脚快了点儿，将珠官抱离了席面，珠官因为果子够不到手，哇的大哭大闹起

来,叫得林氏只管嚷着“儿子莫怕”,又骂那仆妇不知道眼色,引小少爷生气,硬逼着那仆妇跪在珠官身边,珠官便伸着脚在那仆妇头上乱蹬乱踏,卢氏也赶在里面哄骗珠官。珠官抹了眼泪,依旧要这样要那样,一任屎在裤裆里,他也不许人理会。林氏的一只手摸摸珠官的屁股,一边又拿着筷子上来夹菜。诸君想想,像这样筵席任是陈设着许多山珍海味,包管不能下咽。何况芳瑜同柔云都是爱好天然,你叫他们怎生消受呢?好容易一直挨至初更以后,那珠官有些瞌睡上来,油嘴垢脸直向林氏怀里一倒,两个小眼珠儿矇矇地直往下闭,林氏也觉得有些困倦,便趁势向芳瑜说了句:“你们再多饮一杯吧,恕我不能奉陪。”说毕,便命仆妇们抱了珠官,自家跟在后面,一齐走入后进卧室。卢氏不敢怠慢,也随着进去伺候。

芳瑜望着柔云笑了笑说道:“哎呀,赦书已下,我们稍可自由了。像舅母这样无理取闹,我不过一时三刻碰见他老人家,早闷得慌慌的,觉得十分难受。亏妹妹们同他住在一处……”刚说到此,早见柔云眼眶里一红,几乎垂下两行珠泪。芳瑜也知道他们母子常常被林氏凌虐,今见柔云如此情状,却不便再说什么,转笑说道:“好妹妹,你吩咐他们将这果子移至凉月底下,我们还可多坐一会,有别的菜再换些上来,适才那些肮脏东西撤下去给他们吃吧。”柔云点了点头,大家站起身子,早有侍婢替他们将席移至阶下,彼此重行入座。仰头望了望,果然纤云不流,金风四起,阶下虫声,啾啾唧唧地在那里吟唱。芳瑜这时候细细赏鉴柔云的秀色,又加着有了几杯酒下肚,立即高谈阔论,不似先前不高兴的模样。一会子问他学校里有什么功课,一会子又问他闺阁中需什么装饰,柔云随意答了几句,芳瑜忽地又想起一件事来,笑问道:“妹妹的剑法很精当,这秋夜无聊,何妨舞一套给我看看,鼓一鼓我的兴致。”柔云摇头笑道:“那是一时高兴学着玩的,如何称得起剑法两字?况且这剑一天不舞一天便生疏起来,我已被那些功课麻烦得要死,谁还有心情去弄这个?”芳瑜涎着脸说道:“这是妹妹推辞的话,去年你那学校开游艺大会,妹妹在那当儿不是舞过一回的?谁也不称赞妹妹身手法术俱极纯熟?这一会子又故意作难了,想因为我们是文弱书生,不配研究武技,所以妹妹这般拒绝我,可是不是?”柔云被他缠得没法,只得笑道:“你且等一会,等姨娘出来,我舞给你看。”芳瑜大喜,又吃了几杯酒,一迭连声命柔云身边的那个小婢名字叫做绡红的赶快去替你们小姐去取剑,绡红笑着答应了,停了一歇功夫,绡红捧着一柄带鞘宝剑随卢氏一齐出来,卢氏望着芳瑜笑道:“少爷瞧瞧我们家里故

事可多？一个孩子家纵容得这样没高没低。”柔云冷笑道：“姨娘你可歇着吧，这些话传入母亲耳朵里，又该给气你受。”芳瑜也不理会他们说话，一见了那柄宝剑，喜得忙接过来，从月光里抽出半截，蓦觉得一道寒光浸人毛发，照见自家颜色都是雪青的，不由打了一个寒噤，依旧插好了交给绡红。连忙吃了一杯热酒，方才壮起胆子喝彩道：“这剑真好，舞起来益发好了。”卢氏笑道：“好好吃酒吧，又动刀动枪地做什么？”柔云笑道：“原是这话，哥哥一定要我献丑，舞得不好，却不许笑我。”说着便出了席，轻轻将袖子掬得一掬，绡红递过那剑，柔云展开步法，略略舞了几套门路，究竟不大娴熟，早微微有些娇喘起来，忙放下剑笑向芳瑜说道：“这个算是什么呢？”芳瑜也笑道：“在我这个不懂剑法的人看去，倒还觉得不错。但是我常听人传说那舞得好的，只瞧见剑，不瞧见人，何以妹妹适才舞的时候，我依旧瞧见妹妹身影在那里蹀上落下呢？”柔云笑道：“那个除非剑仙才有这样本领，我是学着玩的罢了，这讲究不到这个。”芳瑜见他娇憨可爱，加着自己也有几分醉意，涎着脸便来劝柔云的酒，柔云不肯再吃，他又满满倒了三大盅，先行喝了，柔云无奈，勉强喝了半小杯，芳瑜得意已极，又嚷着要吹箫给柔云听。卢氏笑道：“时候已经不早了，我看大家还是赶快吃完了饭吧。”芳瑜哪里肯依，一定命人将箫取得来，及至按了宫商，早断断续续地，吹出来也不成腔调。一直闹得月落参横，夜阑人静，卢氏携着他这爱女进了内室，芳瑜此时也来不及出城，只得在书房里歇了一夜。正是：

天生丽质，晤对良宵；
不独醇酒，秀色可餐。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闹学堂校长敛财 走荒郊儿童畏祸

“叮铃……叮铃……叮铃叮铃”有一处学校里刚摇起那上课铃子，只见一片操场上先前本有二三十个小学生在哪里踢球的踢球，踢毽的踢毽，好不热闹，一经听见铃声响动，登时风驰电掣地都奔入讲堂。万椿万榴便也从人丛里各自寻着自己的座位，纷纷坐下。这时候教师还不曾来，大家猛地抬头一望，忽见迎面那块黑漆板上用粉笔写了几个大字：“谕诸生知悉，今日须按名补缴月饼费二百文，切切毋违。”学生们见了这字样，互相拍手哗笑。有的喊着“月饼费……月饼费”，有的嚷着“二百文……二百文”，喧哗得不亦乐乎。惟有万椿将个头伏在书桌上一句也不开口。不多一会，窗外有个人影子一闪，大家知是先生要进来了，才止住了谈笑。但见那位先生生成一个瘦瓜骨脸儿，一抹花白胡子，戴着铜框眼镜，手里捧的一本《幼学须知句解》，一本光绪二十九年《初等小学教科书》，弯腰曲背，踱上讲台，一古拢儿将书本放下，提着他齁喽齁喽的喉咙，唱了一句“缴茶资”，唱过之后，站着动也不动。这却是照例的老规矩，学生登时鸦飞雀乱，纷纷走至讲台面前，你攒一个铜钱，他攒一个铜钱，将个纸盒子装得满满的。那先生便眉开眼笑起来，然后举起一根教鞭指着黑板向他们问道：“这上面的字大家可都认得？”众学生哄的一起答应说：“都认得，都认得。”那先生皱着眉头说道：“这不光是要你们认得，是要实行的。你们起先原不知道发生这事，一时大约不能缴纳，我有一个变通办法，限你们午饭以后，完全带来，那就没有话说了。你们须明白并不是我做老师的节外生枝，来需索你们，实缘节前开支差得许多，还是你们师母想出这个法子，暂济眉急。你们千万不可编派我巧立名目，诈欺取财。如若传到那些刻薄学员耳朵里，我可就吃不了要兜着走了。”他这一阵闲话在钟点上倒挨磨去四十分，还有十分钟却好够他在那里揩擦漆板。漆板揩擦完毕，早又“叮铃叮铃”摇着下课铃了。那先生先收纸盒里铜钱，一把一把塞入口袋，重行转身捧了《幼学须知句解》和光绪二十九年《初